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人间小景

◆风雅颂

夜行西湖

追梦人

姜燕

周末参加一个职称考试，考点设在一所学校内，中午为节约时间很多考生不出校门，简单吃过午饭后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继续复习，为下午的考试做最后的努力。

我在考点一处长廊里，靠墙席地而坐，也拿出整理好的重要知识点翻看，期望可以在考前再加深一下记忆。看得累了，抬眼看看周围的考生，他们有的像我一样倚墙而坐捧书复习，间或变换一下姿势，调整久坐发麻的腿；有的在广场的台阶处坐着，书摊开在曲起的膝盖上翻看，还有的在一棵树下来回轻轻踱步，手里的书一会拿起一会放下在那无声背诵……他们平时或许是公司里忙忙碌碌的职员，也或许是公司里勤勉作为有待提升的

中层管理者，或许还有些暂时在家休整的家庭主妇，但此刻他们都是考生，是为了梦想而不断学习加强自身技术技能的追梦人，他们认真专注的样子，真的很好看，看得我不由有些眼眶湿润。

曾经的同事小李，前年准备CPA考试，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公司聚会她无暇参加，好友相邀游玩，她也是婉言推拒。上班的地铁上她在学、公司午饭后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她半小时午休，半小时看书，甚至在做家务的时候，也塞着耳机在听课。每天晚上她给自己订下至少学习三小时的任务，如此这般苦读，两年时间她就通过了考试。如今的她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任职，时常看到她的朋友圈晒美食和游

玩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美丽大方，自信阳光。所有的美好，我相信都是她不懈的努力得来的。

朋友老刘，参加司法考试，一考数年，屡败屡战，每次考试，不是这科差几分，就是那科差几分。老刘不甘心，也不服气啊，时常大声唱着刘欢的歌：“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便再次投入到考证的大军中。年复一年，老刘青丝生华发，终于在备战十年后取得了律师资格证。领到证的那一日，老刘邀请一众好友相聚，席间，几杯酒下肚，他忍不住号啕大哭一场。我们理解他圆梦时的喜悦而立，更敬佩他追梦的恒心和毅力，要知道老刘的脑袋曾经受过伤，记忆力比一般人要稍微差点，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确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常想，如果有天我们淹没在人群中，庸碌一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活得丰盛。那些为了生活的美好，不断学习进取的人，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希望，不管最后是否能抵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但是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的样子，真是又帅又酷。



杭州西湖（剪纸画）

刘思远 作

◆信笔扬尘

冬至

刘雪婷

天还未亮，一片灰蒙，我便踏上返乡的车程。正值冬至，车站的人也似乎多了起来，从满是厚重的外套的缝隙中挤进去便是逼仄的车座，寻了一个刚好没人发现的后座角落里安然地坐下。

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就算是在后座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混着莫名的气味让人直犯恶心，直让我无意睡眠。透过满是雾气的车窗窥见的一缕天色似乎没什么变化，我用力抹了抹玻璃，萧疏的枝条横生出几分清冷，连带着独属于冬天的孤寂向车后倒去，像露天电影的放映员熟练地转动胶片轮倒带。我尝试打开窗户一条细缝，想给狭小的空间置换点新鲜空气，却被那裹挟冷冽空气的寒风一下子灌入鼻腔，昏沉的脑袋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清醒，旋即又下意识地关紧，紧接着传来一两句听不清的嘟囔声，我默默缩了缩脖子，将脸瞥向窗外。

车厢渐渐回温，雾气爬上了窗，我的脑子陷

入了混沌，身体也淹没在呼吸声里……

等待的时间总有点漫长，但令我惊讶的是下车后的天色仿佛一如启程时的样子，但是似乎更加灰蒙了，宛如一块淘洗了多次依然布满灰痕的旧布料。所幸是冬至，不逢集照常还是有几所店铺应着需求开着，置办冬至要的东西，和老板打了照面，东西太多，他也是愿意送到村里的。路过几户村庄，绕过湖的下坎，几道弯便到了村口，村里迎接的人早已在等着，剩下寒暄的话便是他和老板的，互相递烟，再扯几句有事要忙的话便匆忙离开是他们几十年来的路数了，我想。

空气的冷似乎在火光中有所消解，被风卷起的纸灰在空中飞舞着，鞭炮中的硫化物味道熟悉而又短暂。大概是风与我作对，火焰总往我的方向飘来，烫得我侧脸躲避。于是我站在远处看着火光，痴痴地，仿佛火光渐渐在我眼底融化，失去了它跳跃的姿态，世界与我都是荒诞的静寂，表层

◆小说世情

不能消失的炊烟

徐礼宾

大傻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心神不宁。河对面发生的一切让他好奇。

那边是同村的邻组，这几天有点热闹。其实，说热闹，也只是来了一些人，在那边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坐在窗前，看到河对面人影绰绰，大傻因无聊而低落的心情不免好转起来。

村里很少有人了，大傻父母在县城打工，自己从小腿有残疾，行走不便，初中毕业后只能跟爷爷奶奶待在家里。爷爷心疼大傻，不让他下地干活，大傻常常闲得无聊，就坐在窗前看风景。

以前，对面的绿树丛中掩映着栋栋砖瓦土房，一到烧饭时间，炊烟袅袅，一派农家烟火。

这天，大傻用自制的望远镜努力看向对面，竟意外发现那些人中间，好像有秀秀的身影。秀秀和大傻曾同读一所中学，大傻上初一，秀秀已经高三了。那时的秀秀一头短发，穿着牛仔褲，一双丹凤眼透着妩媚和傲气，大傻曾亲眼看见她把一碗菜汤扣到一调皮男生头上，大傻对她的印象太深刻了。

大傻想，她早应该大学毕业了，回老家来干吗？她的父母都搬到镇上了，家里的房子都快塌了。

数月后，大傻又见一帮子人来到秀秀家，花了三天时间，整修好了她家快要塌的屋顶。好像镇村干部也来了，他们沿河而上，消失在山谷里。

没等大傻想明白，两个月后，秀秀带来了更多的人，还开过来一辆货车，拉了一些东西，搬往河谷里去了。

大傻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央求爷爷去探探情况。

爷爷回来，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女娃子读了十几年书，白读了呢。原来秀秀要回家搞养殖，准备在后山里头养娃娃鱼，说那里水质好，谷里还有一条天然水洞。

那里，大傻小时候和小伙伴去过玩过一次，悬崖峭壁，曲径通幽，一处洞穴从石壁下吐出一股清幽幽的山泉，在岩前聚成一汪碧波深潭，犹如山间的明珠。因为腿脚不好，那次大傻还摔破了脑袋，后来大人就不让他冒险了。

听了爷爷的数落，大傻知道秀秀回乡创业了，电视里头就播出过类似节目。但这样的事发生在身边时，大傻还是不由得生出一丝遗憾和惋惜。

房子修好的当天傍晚，秀秀家的烟囱里冒出了一缕缕白色烟雾，在夕阳的余晖下，袅袅上升，好看极了。大傻喜欢看这样的场景，他心里忽然涌出一丝亲切熟悉的味道，惋惜感顿时随着那烟雾慢慢荡漾消散了。

从那以后，大傻每天必做的一件功课，就是

梆硬的冻土地开始变得有温度。直至火光熄灭，地面余温冷却，纸灰四散零落，余烬在一抹风中吹得留不留痕迹，像是水消失在水中，一切好像归于初来时的样子，眼中才又重现冬日里的一片寂无。

穿过林子，弃居的房子赫然地出现，像是位迟暮的老人在等我的到来，可是我并不是它要等的人。我继续朝前走去，印象中灰瓦堆成的围墙竟这般矮，庭中野树的枝杈早已横斜出墙。脚下的砖路是何时铺的呢？缝中杂草细长，又何时长起来的呢？多年的灰尘嵌在玻璃花纹里，窗棂半朽。掸去裹在门框上的塑料袋的灰，锈迹斑斑，似诉说着多年来经历的风霜雨雪。推门而入，与门外的土不同，屋子的泥土地已经龟裂出大大小小的细纹，灰尘浮在空气中，铺在桌上，躲藏在壁龛里，灰蒙蒙的，失去了色彩。拔下后门的插销，遍地枯黄衰败的野草在劲风里摇曳，后屋的墙上蔓延着雨痕，西侧的墙已半倒，整座后屋看起来摇摇欲坠，弱不禁风，不忍细看，遂离。出门东望，瘦弱的甬道里传来风的呼啸声，是不平，是叹息。

来没有很久，却要回了，天空还是铅灰朦胧的，我一时间竟然分不清是天色本就灰暗，还是冬至的夜在向我逼近。

一年中最长的夜将要降临了吗？

从窗口观察河对面。哪天来人了，哪天没见炊烟，有多长时间没下雨了，凡此种种，从草长莺飞到骄阳似火，从秋高气爽到白雪皑皑，大傻的心情也在不断变换着。只是有一点没改变，大傻心里特好奇，他想去那个神秘的山谷看看。

有一天，大傻真的去了。

爷爷奶奶回到家，不见了大傻，开始以为他到附近溜达去了。可迟迟不见回来，这才急了，忙四处寻找，终是不见人影。爷爷奶奶急得捶胸顿足。

傍晚，大傻父母匆匆赶到家，他们想起了大傻的日常，凭着猜测，决定到山谷里去寻找。

夜里，在那个水潭边，他们终于发现了大傻。大傻全身湿透，被水流冲到一块石头上，已奄奄一息了。原来，晌午，大傻一步一瘸来到山谷，想看娃娃鱼，可一路搜寻，连影子也没见着，于是他冒险爬进水洞，由于腿脚不灵便，摔了下去。

大傻不能坐在窗户外看风景了。他真摔傻了，躺在床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看到娃娃鱼，没看到娃娃鱼。

后来，秀秀也不见了，她家的烟囱再也没了炊烟。有人说秀秀养娃娃鱼亏了本，回城了。有人说她争取了项目补贴，还是赚了，到另外的地方搞新的项目去了。

一年后，大傻爷爷去世。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庄也越发达安静了。

再来，不知是哪天，因核查常住人口，一村干到了大傻家，大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居然两眼忧虑，说，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好像村庄都消失了。他问村干，什么时候还能看见那炊烟呢？

村干听后，悄悄地对大傻奶奶说，大傻不傻，心里明亮着呢！

奶奶听力实在不好，她盯着对方，又望望大傻，很茫然，只能着急地嚷道，你大声点，我看不见……

陈英的诗

和十一月讨论冷

七点起床，凉透着秋裤
我冒失鬼一样对着鱼肚白吐了个脸
未有血色
红光在东方的字慢慢地漫开

午饭无酒，但燥热着
褪去外套，大牌子的夹克
罩了一上午的愿景
被午阳烤焦
我得伏着土匍匐而行

铁锹和犁铧同一个质地
用深秋的温暖配合
解出不远处的第一缕寒
热了吧
至少今天不冷
和十一月讨论冷不知道是谁的错

母亲不知道我晚睡的习惯

早年在乡下，或者过年陪母亲
我睡得比老家的黑子还早
就着几杯烧酒，烘暖了脚
听几段邻里故事就醉了
必须倒头就睡
但仍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提防令我害怕的鼠、蛇及淤泥

自从住进九楼
没见过令我害怕的一切事物
放肆地敲打键盘
如朵朵浪花
一个句号就是一个凌晨

老屋里的母亲在微酣
屋顶的星星摇摆着
时而绽放
凌晨理应有露珠
一些东西露珠表态过无法包容
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小心翼翼
即便是露珠，也不能打破

打破的同时，天亮了
整夜未眠的不只是我一个

酱

故乡
于我是一盆酱
小瓦上
芝麻在墙壁前竖立
野蜂开足马力
拉下夜的纱窗

青砖上的簸箕
簸箕上的腊菜
温顺的进入玻璃瓶
与一周作一次交心
被宠幸着进京

墨在纸上已是案
比不上双手翻飞的键盘侠
初冬的红梅映于第一粒雪
呈梅状，显了红
故乡
于我是晒黑的
一匙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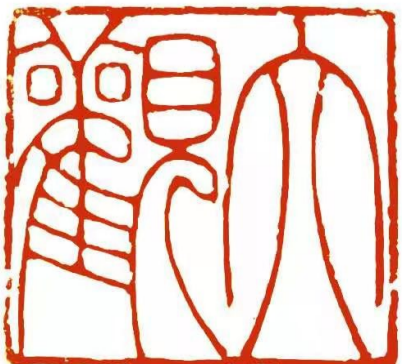
陈田的诗

寒潮来袭

昨夜冽风骤降，
纷飞落叶畏秋寒。
柿红独踞高枝坚，
五色凋零一地残。

残荷咏叹

荷瘦池塘残影留，
欲抒诗境镜中悠。
秋萧唯我显风骨，
敢在寒霜示媚柔。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任合肥。